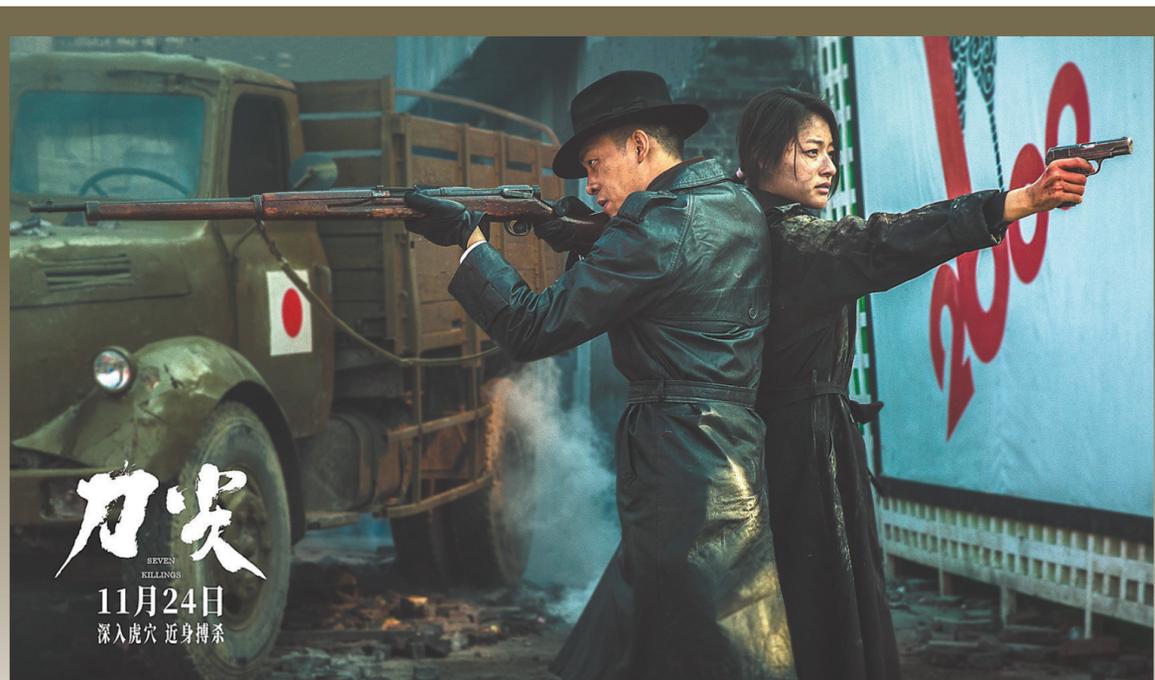




导演高群书



11月24日  
深入虎穴 近身搏杀

张译和郎月婷分别饰演特工金深水、林墨墨

### 张译：男演员到一定年纪，需要多演稳重的角色

跟高群书合作，就是鱼沉到湖底去喘息

记者：《刀尖》这部电影最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？

张译：我选择电影或电视剧的标准，首先是看合作的伙伴。我非常喜欢高群书导演这个人。在行业内，他有个绰号叫“风吹不动的胖子”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像孩子一样的胖子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会有一种被他照顾同时又想照顾他的感觉。

记者：你们俩合作过好几次了。

张译：到现在合作四次了。结缘是在杨树鹏导演的电影《匹夫》，他演一个侦探队长。有一场非常有趣的戏，他是本场男一号，我跟（黄）晓明、江珊姐是给他配戏的。

记者：具体来讲，跟高群书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？

张译：我喜欢跟他在一起工作，喜欢跟他就某件事情沟通一些感想。我会觉得得到很多营养，而且我会完全放下心理防线。

其实跟他一起工作，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工作，而是一种度假。因为我这个人生活当中也没有



张译

度假，我完全是靠工作来调整我所有的状态，就像一条永远在水里游泳的鱼。鱼永远在游泳，它会疲倦吗？它不会，它有时候游到湖底，摆摆尾巴喘喘气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跟高群书合作就是鱼沉到湖底的时间，所以《刀尖》这部电影首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。

我演一个幸运的人，但也是最不幸的人

记者：您怎么理解《刀尖》中您饰演的金深水？

张译：他是个幸运的人，因为大家都牺牲了，唯独他还在。但他又是一个最不幸的人，因为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兄弟一个个走向死亡。每一个家人的死亡、战友的死亡，对他来讲都是极大的打击，打击到后来他甚至有一些木讷。按照原故事，金深水是活到了九十多岁。我们无从得知后来他又经历了些什么，但能想得到他应该不是那么幸福，可能每一天都会在心里回顾曾经在他身边的那些脸庞。

记者：这次高群书导演对您的表演要求是什么？

张译：他希望金深水是一把岿然不动的刀锋、一个风吹不动的瘦子。金深水早年参加革命之前，曾亲眼看着自己的家人——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——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之下。所以他从外形到内心都是风吹不动的，不能说是“哀莫大于心死”，但至少是没有更大的苦难能再撼动他。他不会那么情感外露，也不会放声大笑，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可以欢笑的了。这个基调我蛮喜欢的。

记者：您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？

张译：我对在莫干山拍摄的一些戏印象最深。莫干山有一场戏是在山间木屋里，我把林墨墨从卧室里抱出来，放到外面的长椅上，给她做饭。那天的雾气格外大，大到能见度可能只有10米，所以整个画面拍出来如梦似幻。

另外，那场戏几乎是全片当中唯一一场金深水状态不太一样的戏。

记者：为什么这么写？

张译：别的时候金深水都处于战斗状态，他的神经永远是绷紧的。唯有那一场戏，他心里面似乎没有那么纠结了。他开始心甘情愿地伺候一个女人，哪怕这个女人已经半身瘫痪。他在那个灰蒙蒙的天气里，从厨房里拿出一个鲜红的西红柿递给这个女人，那个西红柿在那一层厚厚的雾气当中格外好看，但这份美好很快就被突如其来的一些事件打破了，这个西红柿也从女人的手中，滚落到地面。我个人挺喜欢这场戏的，很想就让他们那样幸福下去。

## 谍战片《刀尖》公映，高群书张译解读“《风声》姊妹篇”

# 冷风如刀，豪情还剩一襟晚照

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那段，剧本就写哭了

记者：《风声》里的审讯戏很经典，《刀尖》也有，具体有什么特别的设计？

高群书：《刀尖》和《风声》都有审讯和酷刑，但不一样。《风声》是敌人对我们的残害，《刀尖》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比方说有个叫李士武的人物，他酷爱酷刑，还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刑具，但他最后也死于酷刑。他其实是死于“借刀杀人”，我们的人借日本人的手把汉奸杀掉。

记者：有一场戏是大家集体小合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能聊一下那场戏的设计吗？

高群书：那场戏写的时候就把自己写哭了，好多人看的时候也哭了。那个阶段恰好是卢敬瑜

的立场发生根本转变，开始赤裸裸地要屠杀我们的人。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，大家必须得互相鼓励，所以就唱了这首歌。

之所以小合唱，一个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他们大声说话，大声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立场。第二个原因是，唱歌的这些人都是被日本人侮辱过、侵害过之后侥幸活下来的中国人，这也是他们聚到一块儿互相打气、互相鼓励、互相帮助的原因。

记者：您希望观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感受到什么？

高群书：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人活着真的太难了，你的生命随时会被很轻易地剥夺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活着确实太幸福了，好好享受当下，尽量高高兴兴地活着。

拍“肃杀的江南”，烧炭取暖结果中毒了

记者：为什么选择在江南取景？

高群书：我想拍一个肃杀的江南。在拍摄过程中我经常有一种画面感，就是古龙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开头的那句话：“冷风如刀，以大地为砧板，视众生为鱼肉。”这个意境贯穿整个片子。

另外，我们在设计的时候，故事的前半部分可以用一句唐诗来概括，叫“满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剑霜寒十四州”；下半部分则是《笑傲江湖》主题曲的歌词，“清风吹，竟惹寂寞，豪情还剩一襟晚照”。

记者：电影具体在哪些地方取景？

高群书：一开始想到的就是浙江的西湖和莫干山。我们在拍的时候，莫干山突然下了一场十几年来最大的雪。现在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雪，不管大雪、小雪、残雪，都是真实的，真是老天爷帮忙，因为那么大面积的山，你没法造雪。

记者：您曾在微博说“五年，其中艰难，无法与人说”，电影从筹备到完成到底经历了哪些艰难？

高群书：第一是改编难。我

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主题，又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去表现这个主题？这是一难。我们做了好几版剧本，光剧本就做了五六年。

第二是拍摄难。江南的冬天气候很阴冷，所到之处都是钻心刺骨的那种冷。没办法，我们在帐篷里面用炭盆取暖。炭盆特别好用，但容易中毒。有一天，整个帐篷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说为什么都晕了？他们说没闻到吗？后来常常是我一个人在帐篷里看监视器，大家都不敢进来。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对，感觉脑子不转了，好像失忆了一样，回去躺床上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应该是中毒了，好在不是很重。

第三是剪辑难，好多素材都不错，最后删掉的戏基本上可以再拍电影了。当时粗剪之后我们找了一些年轻人来看，结果他们看完之后说看不懂，这么多派别分不清谁是谁，所以得想办法。后来我们找了《少年的你》剪辑师张一博，他既保留了原来写意和诗化的东西，又把故事逻辑很清晰地给表达出来了，特别高明。

张译诠释得特别好，看似无情其实是情

记者：聊一下金深水这个角色吧？

高群书：静若处子，动如脱兔。他是一个典型的“文人战士”。把一个个与世无争的文化人逼成了一个刀尖上行走的奋斗者，你想想这些敌人得多可怕。

记者：金深水这个角色真的很复杂，他有三四重身份，您觉得张译诠释得怎么样？

高群书：他诠释得非常好，看似没有表达出任何情感，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全是情感。

记者：林墨墨这个角色，您觉得她和观众的共情点是什么？

高群书：观众肯定是会喜欢她的。一个经历了那么多劫难的富家小姐，最后也成了一个个战士，甚至三面间谍。三面间谍肯定要特别厉害，各方面的能力都

很强，但同时她还保持着一个大家闺秀的气质，不经意地说出两句话就能置人于死地。她和金深水珠联璧合，配合得特别好，能在谈笑间让人灰飞烟灭。

记者：林墨墨和金深水之间的感情，到底算哪种？

高群书：刚开始只是革命同志，后来成为朋友，最后成为生死相依的战友。如果林墨墨不死，他俩肯定有机会在一块儿。

他要跟她一起去破坏最后的春雷计划，其实就是不想让她独自赴死。但她没带活去，就给他留了封信，说你要活下去，要替我们看到未来的中国。可是他最后还是去了，那个时候他们之间的感情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同志和朋友，甚至超过战友了，再往前走一步，就是一家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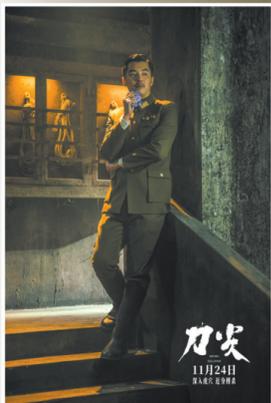
黄志忠饰卢敬瑜



沙溢饰李士武



郎月婷饰林墨墨



金世佳饰秦时光



成泰燊饰革老



《刀尖》“与敌同行”海报

黄志忠（饰卢敬瑜）

高群书：这个角色看着就是个大哥，他永远在演戏，因为他是“八爪鱼”，脚踏好几条船。他跟谁说话都能说服对方，把假话说到连他自己都信了。我觉得黄志忠演得特别好，特别老到、沉稳、不动声色。

成泰燊（饰革老）

高群书：成泰燊挺有意思的，他以前演文艺片，演正面人物比较多，反派演得不多。但他演得特别好，你看这样一个角色，既是慈父，又是严父，还是一个当年在北平杀过好汉奸的杀手，现在成了一个坐镇的“大佬”。他是个“定盘星”，但再大的“定盘星”，死得都很容易。这就是那个年代，不是每个人都能轰轰烈烈死去，很多人都是很容易地死掉了。

沙溢（饰李士武）

高群书：沙溢在这个戏里叫“藏拙反演”。沙溢之前上了很多综艺节目，但我都没看过，对他会不会有综艺感我倒是不太担心。我跟他认识很多年了，虽然没有合作过几次，但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演员，因为这个人很忠厚，忠厚的人才更有迷惑性。过去沙溢没演过这样

的反派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意外之喜。有一场戏，李士武一上来就被藤原武扇了20个耳光。一开始没真扇，那个日本演员下不去手，后来我就跟沙溢说，要不你让他真扇吧，你受点罪行不，他说“行，哥，来吧”。接下来就咋咋连挨了20个耳光，你看他那个脸是红的，真扇红了，不是化的妆。但后来这场戏给删了，所以我得跟沙溢道个歉。

金世佳（饰秦时光）

高群书：他特别适合演那种江南人的感觉。他是上海人，以前说话口音挺挺重的，我说你要保留那个味道。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的戏删得有点多，他跟林墨墨的关系还是挺重要的。为什么他一听她怀孕反应那么大？因为他喜欢她，所以发现她跟别人怀孕的时候，他的真面目就全暴露出来了。

李淳（饰马仁）

高群书：李淳是个特别认真的人，为了这部戏，他特别认真地做了功课。他来的时候，说他之前为了演一个京剧演员在北京学了八个月京剧，那个戏他不是主角。一个演员愿意为了演好一个角色去花时间学习，在我看来就是个好演员。

### 《悬崖之上》《无名》的成功，让人欣慰

记者：电影上映了，导演现在是什么心情？

高群书：心情很复杂。这部片子从写剧本到拍摄再到上映，到今天差不多10年了。终于上映了，一方面是高兴，另一方面真的还挺忐忑的。今年的电影市场还是很不好的，但票房真正好的基本是“情绪电影”或“话题电影”。谍战片是不是能得到市场认可，心里确实没底儿。但这几年有两部谍战片拍得很好，一部是张艺谋的《悬崖之上》，一部是程耳的《无名》。本来大家都说谍战片的票房天花板就是两亿多元，后来《悬崖之上》突破了，《无名》也突破了，我还挺欣慰的。

记者：当初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《刀尖》这本小说的？

高群书：在首都国际机场。我一般习惯到机场买本书，在飞机上看。那天突然看见《刀尖》，就买了一本在飞机上看，看完就给麦家打了电话。

记者：在谍战片方面，您之前已经有一部《风声》很成功，《刀尖》如何超越？

高群书：我一直力图让它和《风声》不一样，因为《风声》确实是个经典，我自己也超越不了。《刀尖》有大量的写意化和诗化的部分，是在用别样的风景、别样的人生、别样的心绪，去讲那个年代的残酷故事。

### 我找演员，一看潜力二看人品三看配合度

记者：简单讲讲《刀尖》这个故事吧？

高群书：这个故事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个人：金深水、林墨墨、卢敬瑜。故事的脉络也是这三个人的人生变化和立场变化。刚开始三个人利用各种手段把汉奸干掉了，但皖南事变之后，卢敬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，金深水和林墨墨就走到同一战线了。

记者：金深水这个角色，为什么找张译来演？

高群书：我找演员合作的标准，第一看潜力，第二看人

品，第三看配合度。看人品包括看修养和三观，你有那个心，你就能做出那个事儿。

金深水这个人物更多的是“不动”，不能让别人看出他在想什么，所以要尽量做到平常，不能有特别的设计。张译往那一站，他就是这个人物。

记者：为什么让郎月婷来演林墨墨？

高群书：当时郎月婷演了张艾嘉的《相爱相亲》，我去看的首映式，大家都说中国出现一个像山口百惠的女演员，既端庄又有风姿，当时我就定了她。